

臣周潤蕃恭校

嘉慶四年己未春正月辛酉 太上皇帝聖躬不豫 上侍疾養心殿籲天慶禱嚮夕 太上皇帝疾大漸○壬戌辰刻 大上皇帝崩 上繼踵大慟仆地良久申刻大斂奉安 棺宮於乾清宮 上以上書房爲倚廬席地寢苦每日哭奠盡哀○諒子受 皇考付託之重夙夜兢兢今猝遭大故服制一節欽奉 皇考遺詔持服二十七日而除但予自沖齡以來荷蒙 皇考教誨生成迥逾常格自親授大寶後孜孜訓政又逾三載 高厚深仁吳天罔極實非自古帝王極前卽位者可比以日易月予心實有所不忍卽持服百日亦屬日月易盡而哀慕無窮自當恪遵古制敬行三年之喪庶幾稍

盡思慕之忱天下臣民仍照定例行○諭自古帝王功德顯著並有
隆稱懿號昭垂萬世典至鉅也我 皇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極六十
年撫御萬邦法 天行健遇 郊 廟大社必親必敬崇奉 皇祖
妣孝聖憲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彌隆尊養滿至綜攬萬幾愛民勤政
普免天下鑄糧者五漕糧者三糧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災蠲貸兼施
以及築塘捍海底績河防所發帑金不下億萬萬至於披覽章奏引
對臣工董戒激揚共知廉法禮勸舊而敦宗族廣登進而育人才征
討不庭則平定準部回部闢地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舉部內附征勦
大小金川擒渠獻馘餘若緬甸安南廓爾哈唎僻在荒服戈鋋所指臚
矣投誠其臺灣等處偶作不靖莫不立卽殲除此十全紀續 武功
之極於無外也而且 聖哲多能 聰明大續 聖製詩文全集之
富尤爲度越百家又開四庫以網羅較籍刊石經以告惠三材集石

鼓之遺文復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輯羣編此聖學淵深文

德之昭於千古也凡茲功德之隆宜備尊親之典夫繼統緒則爲守成論功業則兼開創自宜崇承祖號以副鴻名惟是聖德謙沖曾面諭萬年後當以稱宗爲是子不敢上違遺訓惟至德難名究非臣下所能擬議謹據謚法肇紀立極曰高敬上廟號曰高宗爲百世不祧之廟其應擬尊謚徽稱著大學士九卿等敬稽典禮以聞○諭朕受皇考深恩紹承大統日侍聖顏敬聆訓諭綜理庶政洵爲曠古罕覩之盛事方冀再加數年侍奉聖體得以長聆訓誨詎意皇考於本日龍馭上賓朕五內摧裂哀慟追深嗣後一切政務悉應仰體皇考聖意朕兄弟中惟儀郡士居長者加恩晉封親王貝勒永燭係皇考之皇幼子縣億係五皇兄之長子五皇兄原係親王薨逝後皇考將縣億遞減二等襲封貝東華續錄

勒茲均著加恩晉封郡王縣億派往東陵悉心辦事儀親王長子
縣志成親王長子縣勳定親王縣恩長子奕紹俱係親王長子著加
恩卽照考封一等之例均作爲未入八分公縣總縣億係成親王庶
出之子均著照例封爲輔國將軍縣億著賞戴花翎與奕純並桃在
乾清門行走其餘已授職者各供厥職奕綸奕紳陪伴二阿哥在書
房讀書其餘年幼未授職者均著在邸讀書以示朕仰體皇考聖
心加恩本支之意○召朱珪來京以陳用敷署安徽巡撫恩明署安
徽布政使山接察使署○癸亥命議行三年喪制卻羣臣以日易月之請
○諱朕自沖齡蒙慶貴妃養母撫育與生母無異理宜特隆典禮
加普崇封茲追封爲慶恭皇貴妃所有應行典禮著該衙門察例
具奏○諱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天威遠震武功十全凡出師征
討卽荒徼部落無不立於蕩平若內地亂民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

不過數月之間卽就殄滅從未有經年數年之久歷鉤至數千萬洞之多而尙未立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爲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專廉鮮恥營私肥橐卽如在京諸達侍衛章京等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其自軍營回京者卽平日窮乏之員家計頓臻饒裕往往託詞請假並非實有祭祖省墓之事不過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此皆朕所深知可見各路帶兵大臣等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積弊試想肥橐之資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幾能供無厭之求此等教誨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卽屢次本報所繕戮者皆朕之赤子出於無奈爲賊所脅者若再加之朕創勢必头面俱裂是原有之賊本平轉驅民以紓其脣無怪乎我非日多與督道臣見底見之期也自用兵以來皇考化勞臣務寢膳靡甯卽大敵之前猶頗間捷報

迨至彌留並未別奉 諸訓仰窺 翟竟自以國家付託有人他無
可諭惟軍務未竣不免深留遺憾狀羽膺宗社之重若軍務一日
不竣朕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臣同爲不忠
之輩何以仰對 皇考在天之靈伊等卽不顧惜身家甯忍陷朕於
不孝自列於不忠耶况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任伊等虛糜坐耗日復
一日何以爲或又豈有加賦病民之理耶近年 皇考聖壽日高諸
事多從寬凡軍中奏報小有勝負卽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
亦不過革翎申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歸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
嚴旨亦未懲堵一人卽如數年中惟永保曾經交涉治罪逾年仍
行釋放其實各路縱賊竄逸者何止承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
等每次奏報打仗情形小有斬獲卽鋪敘戰功縱有挫衄亦皆粉飾
其辭並不據實陳奏伊等之意自以 皇考高年惟將吉祥之語入

告但軍務關繫緊要不容稍有隱飾伊等節次奏報殺賊數千名至
數百名不等有何證驗亦不過任意虛捏若稍有失利尤當據實奏
明以便指示機宜似此掩敗爲勝豈不貽誤重寧軍營稽弊已非一
日朕總理庶務諸期覈實止以時和平豐平賊安民爲上瑞而於軍
旅之事信賞必罰尤不肯稍從假借特此明白宣諭各路帶兵大小
各員均當深慮洗心力圖振奮務於春令一律勦辦完竣綏靖地方
若仍蹈欺飾怠玩故轍再逾此次定限惟安軍律從事言出法隨勿
謂幼主可欺也○中子諭昨據王大臣奏三年之喪難以舉行請依
舊制以二十七日除服朕因哀慕至情萬不能已業經降旨明白宣
諭憶朕仰蒙 皇考鞠育顧復深恩昊天罔極今忽遭大故 龍馭
上賓自念並無纖毫報答惟有持服三年庶幾稍慰恩慕之情於萬
一今王大臣等復以大禮服制著有定議 皇考太上皇帝於 皇

祖 禱祖升遐之日係持服百日請循舊制舉行覽奏嗚咽哀痛當
深但諸臣以 皇考持服日期再三陳懇朕亦曷敢以羈慕私枕有
踰載典不得已勉從所請編素百日仍素服二十箇月稍申哀憫
至三年內凡遇 郊廟大祀百神羣祀及御門聽政一切典禮服
色著王大臣壹照成例敬謹辦理不必再行演奏○諭朕仰承付託
之重惟懼政事或有闕失蓋以九州之大臣民之重幾務至繁兼聽
則明偏聽則蔽若僅一二人之言即使出於至公亦不能周知天下
之務况未必盡公耶聖德如 皇祀 皇考踐阼之初即以求言爲
急務矧朕德薄何敢不虛懷延訪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
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隱得以上聞庶事不致失理
用訓集思廣益至意○乙丑轉鐵保爲吏部右侍郎調台費蔭爲吏
部右侍郎以豐紳濟倫爲兵部右侍郎由上駟院卿遷○轉傅森爲戶部左

侍郎調那彥成爲戶部右侍郎以盛住爲工部右侍郎

由內務府大臣遷

以布彥達贊爲兵部左侍郎山靈議使遷○晉授台布廣西巡撫○丙寅

軍機大臣等奏請新封郡王永璘封號得旨著封爲惠郡王○丁卯諭各部院衙門文武大臣及各直省督撫藩臬凡有奏事之責者及

軍營帶兵大臣等嗣後陳奏事件俱應直達朕前不許另有副封關

會軍機處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將所奏之事豫先告知車機大

臣卽如各部院衙門奏章呈遞後朕可即行召見面爲商酌交各該衙門辦理不關軍機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啟迎同扶飾之

弊耶將此通諭知之各宜懔遵○命改惠郡王永璘封號爲慶郡王

○以科道列款糾劾奪大學士和申戶部尚書福長安職下於獄○

命成親王永瑆前任大學士署刑部尚書董誥吏部尚書慶桂任軍

機處行走戶部侍郎那彥成戴衢亨仍留軍機處戶部尚書沈初年

老無庸在軍機處行走○命儀親王永璇總理吏部成親王永琨總

理戶部兼三庫○調慶桂爲刑部尚書以盛住署工部尚書

山本部
署
侍郎兼

○調傅森爲刑部侍郎由戶部調○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勦保在川東

勦賊多時未能迅速嚴事固有應得之咎但伊勦捕紳苗一爭委辦

著有勞績入川後又將首逆王三槐擒獲較之各路領兵大員猶爲彼善於此此時若另簡總辦軍務之員一時不得其人勦保著仍授

總統之任自惠齡之下皆受其節制庶事僅盡一責有攸歸若伊等

不能認真勦賊或不聽勦保調遣卽當據實嚴參以違軍制論從前

軍營帶兵各大員皆以和珅爲可恃止圖迎合鑽營並不以軍事爲

重虛報功級坐冒空糧其弊不一而是今和珅業經革職拏交刑部

伊等失所依恃向來掩飾姑撫之既已清一當以國事爲重勉力成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奮發有爲督率將領等設法勦戢哉速擒各首逆

則軍律具在斷不能爲伊等屢次曲貸也至明亮等所勦張漢潮一
股至今迄未擒獲聞張漢潮一老病無能之賊逃竄時蘿去鬚

髮用椅檼行其衰憊可知乃明亮等任其往來奔逸日久稽誅實

屬無能已極經朕此次飭諭若再不知奮勉設法兜擒必按軍法

嚴懲懷之慎之○命保甯爲武英殿大學士以刑部尚書慶桂協

辦大學士○以書麟爲吏部尚書山西晉中人本齊都統遷松筠爲戶部尚書山西平定人副都統

藏大富欽爲兵部尚書山西平定人

統遷

○調布珍達齊爲戶部侍郎吳善爲兵部侍郎山西平定人部調○已已諭保

甯見已補授大學士向來新疆辦事將軍大臣前任大學士後自應入閏辦事但伊犁將軍任回緊要一員未得其人保甯者暫留

伊犁仍當照常實心辦事俟朕簡放有人再降諭旨更換來京○
實授陳用敷安徵巡撫恩明安徵布政使○庚午諭和珅受
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衛添擢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明
沐殊施在廷諸臣無有其比朕親承付託之重茲猝遭皇
考大故苦塊之中每思論語所云三年無改之義如我皇考敬
天法祖勤政愛民實心實政薄海内外咸所聞知方將垂示
萬年永爲家法何止三年無改至皇考所詔用之重臣朕斷
不肯輕爲更易卽有獲罪者若稍有可據猶未嘗不恩保全此實
朕之本衷自必仰蒙照鑒令和珅情最重大前經科道諸臣列
款參奏實有難以別貸者是以朕允允准准諭旨和珅知珅革

職掌閱臚列罪狀特諭衆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
皇考冊封皇太子尚未宣布 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卽在朕
前先遞如意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上年正月 皇考在圓
明園召見和珅伊竟騎馬直進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
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又因駿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入神
武門衆目共覩臺無忌憚前將出宮女子取爲次妻罔顧廉恥年
來屢辦川楚教匪 皇考盼望軍書刻繁宵旰乃和珅於各路軍
營遞到奏報任意延閣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前奉 皇
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莫伊係熟手是以
又 諭令兼戶部題奏事件伊竟將部務一人把持昨至 皇考
聖躬不豫批摺字畫間有未眞之處和珅贖敢口稱不如撕去竟
另行擬旨臘月間全舒奏報衍化歸德二廳賊首發衆千餘摺等

達賴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在青海肆行搶掠一案和珅竟將原奏駁回應置不辦及 皇考升遐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珅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京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大學士蘇凌阿兩耳重聾衰萬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欺隱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宣皆曾在伊家教讀並保列卿貳兼任學政又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栱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船段式樣皆倣頤和園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萊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約多至數倍前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又寶石項並非伊應戴之物伊所藏真寶石項數十條箇而鑿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至金銀數

目尚未鈔畢已有數百餘萬之多似此會黷營私實從來罕見罕聞以上各款皆經王大臣等公同鞫訊和坤俱供認不諱和坤如此喪心昧良心無君上貽誤軍國重務弄權舞弊僭妄不法而貪婪無厭蠹國肥家猶其罪之小者實屬孤負 皇考厚恩設數年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 墉斷立真聖典而竟無一人奏及者內外諸臣自以 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 聖心實則畏懼和坤箱口結舌皆朕所深知今和坤罪狀已著其得罪我 皇考之處擢髮難數亦百家難辭朕若直之不知何以仰對 在天之靈此不得已之苦衷爾封疆大臣等以爲何如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坤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蹟各行據實覆奏○至末諭吳省欵條奏摺內請將監禁賊首王三槐卽行正法一條何待爾言而此未及辦理之

故欲俟川北首逆羅其清解到一併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
豈有將此等首惡重犯釋放令其招降同夥之理至所稱候補知
府李基曉諳兵法有手車火雷列卦圖又舉人王雲能作氣按掌
辟易多人請加試看等語殊屬大謬前此特頒諭旨橫開言路吳
省欽爲夙憲之長於和珅福長安二人前無一言舉劾自係畏其
聲勢及將和珅福長安革職拏交刑部後伊尚心存畏怯緘默不
言茲見各科道等紛紛密封陳奏伊任總督不直不以一奏塞責
而所言竟屬荒謬試問伊所稱李基所著手車火雷列卦圖較之
本朝訓練之九進連環孰爲得用具有氣技掌之諸卽種日野史
所謂掌心雷者是也係屬邪術又當稟辦教匪之時正當賊妖旨
左道痛絕根株方嚴禁之不敢召可轉引而試驗吳省欽身爲堂
長不知政體惑於邪言妄行滋奉與學名邪教何異耶吳省欽著

交部嚴加議處○諭近聞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
步甲兵丁在和珅宅內供廝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實出情理之
外其兩翼步軍協尉及司員筆帖式等官亦有坐中十數名以致
步甲之數日少盜賊肆意夜行殊屬不成事體國家設立兵額原
資捕盜緝匪之用豈可任大小營員冒食空糧甚至將歸伍之兵
供私宅之役無怪乎兵數日少盜賊肆行也京師輦轂之下耳目
甚近營制廢弛尚復如此則此種情弊各直省自所不免著傳諭
各該將軍督撫提鎮等卽秉公據實查明如有似此情弊各按照
原設額數一律補足不准冒食空糧亦不許大小營員私役兵丁
以昭嚴實而靖地方至養兵原以衛民自應平昔勤加訓練則竭
遺時庶可得力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
習勞將營務委之將備而將備又復委之千把因循玩愒所謂訓